

ATAVISM

# 返祖

童天一 著



# 返祖

童天一 著

作家出版社

# 京新登字第18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返祖/童天一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4.3

ISBN 7-5063-0782-0

I. 返… II. 童…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535号

返 祖

---

作者: 童天一

责任编辑: 杨德华

责任校对: 彭卓民

装帧设计: 陈 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16千

印张: 5.75

插页: 2

印数: 0001—7,000

版次: 1994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782-0/I·781

定价: 4.85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内 容 提 要

一千六百年前岳氏家族从中原向南迁徙，仓猝中遗下祖宗的骨殖，从此岳家历尽万劫。岳家后裔岳秋为了重返中原寻找客家先祖之路，投在著名人类学家东方教授门下。他试图用倒行的方式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从而一举成名，不料倒行途中竟在东经九十九度与北回归线的神秘交点上，误入长尾部落……当他九死一生逃出原始部落，向世人宣告他的伟大发现时，人们却将他送进精神病院。

半个世纪前，一位英国传教士曾经从中国马戏团里捡回一个长尾巴的孩子；如今，大英博物馆也有一位专家在寻找长尾部落的踪迹，经过各种信息数码的引导，他的搜索网络也恰巧落在那个神秘的经纬度上。

有关长尾部落的消息不脛而走，多国学者纷纷组成考察队向新闻媒介披露的地点出发。就这样，各路人马，各怀目的齐集于危机四伏的原始密林中，开始了迷宫岁月……

作者以惊人的想象力，出奇制胜地把握情节、人物，将层层悬念交织在一个点上，形成大象征，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的理性迷失状态和世界性的返祖情结。作品结构丰富，气氛饱满，笔调诙谐轻松，叙述挥洒自如，是一部让人不忍释卷的高质量的文本。

## 自序

先祖之梦萦绕不去，我的理性渐渐演化成感觉。

当我第三十次修改这部小说时，一本新版族谱出现在眼前，那是台商送给我的。此前，我对祖先的追忆总是弥漫着千古烽烟止于西晋末年，而这本海峡彼岸印制的族谱却让我遥念起商汤时代。历史的真实已经在似水流年中嬗变成神话，可我坚信商汤天乙之子、纣王之长兄乃我的祖先微子。

生活比神话更荒诞。

约旦河西岸隐秘的恐怖活动是整个世界返祖情结的全息缩影。当伊拉克的苏制坦克向科威特边境隆隆开进的时候，我看到阿拉伯帝国之梦的又一次开始。时光的涓滴不断侵蚀达尔文式的进化原则。返祖情结无处不在。它诠释了原教旨主义的遍地流泛。进即退。戈尔巴乔夫一直以为往前走，俄罗斯的国土却挂上了沙皇的国旗。萨拉热窝上空浓密的硝烟，又一次证明这个城市是全球无序的生长点。索马里几乎在一夜之间由国家形态退化为部落社会。我的理性在历史的张力

面前做了一个鬼脸，这是二000年的表情。

我们仿佛正向过去走去。过去即将来。而现在却失踪了。  
生活比艺术更荒诞。

一位英俊的青年从精神病院出来向我发出呼救，那是一九八九年初春。

这位前银行职员突然心血来潮，竟立下宏愿要从广州倒行至北京。单位自然不允，声明若三个月不来上班便开除他的公职。妻子闻讯即闹离婚，父亲也威逼他脱离父子关系，如果他执意倒行的话。但所有要挟均告失败，他主意已决，不久他便进了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他向我呼救。我受莫能助。一年之后，《中国青年报》上出现了一张他的照片。我看见他长发披肩神情疲惫，那是三百六十多天露宿风餐日夜倒行的历史痕迹。这就是四年来不断激发我创作修改这部小说的动力之一。

但是文学大门早有各式人物把守，并且不断更换通行证。近几年流行的通行证除唯美式的技术主义外，还有一种感觉学派。如果你的旅行包里塞多了一些理性少放了一点感觉，前景将十分危险。你的登机证往往被拒签，因为你有可能将文学座机劫持到利比亚去。失去信仰的代理性是一头怪物。不过，我知道有一种登机证已经按国际流行标准签好，那就是后现代，可惜一直没有找到国内乘客。我害怕去签一种几年前流行的寻根护照，更害怕去冒充中国的后现代乘客。

我深信，理性是智慧的感觉。

**作 者**

一九九三年一月

# 第一章

## —

我注定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人物。

一九八八年盛夏，当我倒行在东经九十九度与北回归线的神秘交点时，我对命中注定的事情更加深信不疑。

那是一个毕生难忘的日子，璀璨的骄阳正在亚热带高原上空徘徊，我踉踉倒行在拂背而过的灼风之中，日本造的两个倒后镜那时就固定在胸前，不用回头我也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

路边的景色从倒后镜上匆匆掠过，枝丫上到处是鼓噪不停的夏蝉，一切似乎平淡无奇，这正是历史上伟大事件爆发前最常见的情景。

我的双腿不断向后迈进，时间却不断向前演化。

也许你觉得倒行是一种无聊之举，那时我却认为意义重大并且要向世界证明。倒行是否伟大，取决于倒行的数量和范

围是否惊人。驱使我过去三年露宿风餐、坚持不懈向后迈进的原动力，是为了打破印度青年保持的倒行纪录，将自己的名字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之中。

我痛快地朝倒后镜呵了几口长气，掏出纸巾将镜面擦得贼亮，然后抖擞精神，脸带微笑，迈着坚定的倒行步伐向最后五公里冲刺！

我的背后也就是我的前方亚热带丛林瑰丽的景色从倒后镜上加速晃过，热血开始在心中沸腾，我亢奋地期待着那一刻胜利的凯旋。想想吧，我的名字就要出现在全国所有晚报的显赫位置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很快就要向全世界宣告，印度那小子的纪录见鬼去吧！我的飒爽英姿不久便会刊登在各种流行杂志的封面上被千百万痴情少女印上各色口红之后撕下来日夜揣在怀里，美国《TIME》周刊一九八八年环球风云人物舍我其谁？

我注定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人物！

胸前口袋里那把时刻跟随我的牛角梳已多日不用了，我掏出来向它啐了一口口水，开始梳理自己的乱发。倒后镜上那张小生式的俊脸经过一千多个露宿风餐的日夜磨砺变得棱角分明，再配上那野猫般闪着青光的双眼我深信任何女人都无法抗拒。

我高傲地倒行着。

但是，不久我便领悟到了：作为一个成功人士，今后我一定要精心塑造自己的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时刻保持谦虚厚道，万万不能像某位浅薄诗人，几首俗诗诱惑了一些涉世未深的无知少女后便口出狂言。听到别人的赞扬我一定要点



头哈腰，要说做得不够还须加倍努力！对于后来者，则一定要扶上马争取多送一程。

我疯狂地倒行着。“不！”我对身后一棵橡树说，“你他妈也太虚伪了，难道我等了三十多年就是为了逢人便说做得不好请多多指教？”

## 二

东方教授坐在轮椅上脸色苍白目光如电，鹰爪般的手横握一根梨木手杖。第一次上门拜访他就命令我脱光衣服，拿着皮尺的嘉娜在一旁向我温文地微笑。作为人类学家，这对父女至少收集了世界上六十三个民族近一万例人体的真实尺寸。教授对人体的每一细节都了如指掌，此刻，他的目光早已穿透衣裤将我的躯体精确地度量过了，剩下的事情只是让他美丽动人的女儿去证实一下。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先哲们的思想窜出四壁书柜在潮温的空气中游荡。我在师姐动人的微笑中脱剩一条裤衩，当她光洁如玉的双手从我两肋伸过时，那头青春飘动的长发鹅绒般从我肩上轻轻滑过，她首先测量我的胸围。

我开始坐立不安，但她俊脸上那种职业人类学家的表情令我很快平静下来。不久，我活生生的躯体就被她提炼成一堆枯燥的数字，在一张手掌大小的卡片中储存起来，三年之后便出现在一本体质人类学<sup>①</sup>的教科书上。

① 体质人类学：一门研究人类自身起源、分布、演化与发展、人种形成以及现代人种、种族、民族的体质特征、类型及其变化规律、人类体质特征与环境相互关系等问题的学科。

教授向女儿丢了个眼色，她盈步退出房间，在这稍纵即逝的瞬间，我捕捉到她神秘的回眸一笑。

现在书房中只剩我和东方教授，我忽然有一种不适之感。今后只要我与他单独相处这种感觉便会出现，相反，师姐在场时我总是心情愉悦，可惜我能见到她的机会实在太少，她总是淡淡地跟我打一声招呼便上二楼自己的闺房。

教授用手杖指着我的裤衩说：“把这个也脱了。”

我在东方家的书房中一丝不挂，先哲们飘荡在空气中的睿智思想不断向我观照。我的耳边仿佛听到一句格言：当你仔细观察一头动物时，就会感到某个人正坐在旁边嘲笑你。

“背过去！”教授说。

一个硬物忽然顶住我的尻骨，回头一看，原来是教授的手杖。

“你是客家人<sup>①</sup>？”他的手杖仍然顶在那个部位，并且轻轻敲了一下。

“是。”我说。

“为什么要报考人类学？”

“我想研究客家迁徙史。”

东方教授观察测量人体的嗜好远近闻名。他要求所有登门做客的人都在他面前脱得精光，然后再将梨木手杖顶在来

---

① 客家人：四世纪初（西晋末年）至十五世纪初（北宋末年）黄河流域大批向南迁移的人，为了区别于本地居民，故称为客家人。客家人如今遍布世界各地，在中国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台湾等地。

访者的尻骨上。这个愿望无法满足时他便焦躁不安，双手驱动轮椅在客人面前急惶乱转，忽然间他会停下来，眼睛直视对方，口中喃喃地预报着对方身上的各种尺寸，令人十分尴尬。因此东方家总是门庭冷落。但偶尔也有人知难而进，为的是一睹嘉娜的芳容。结果，这对父女的人体档案总能断断续续地增加新的数据。

教授终日迷恋赤裸的人体，对我的客家迁徙史只字不提。

这个月已经多日没人登门拜访了，东方教授不思茶饭，彻夜难眠。他自己行动不便，又无法忍受人体档案的数字长滞不增，于是驱我外出，到各地作人体测量。东方教授对现代北京人体十分关注，通过大量的抽样测量，教授从他们身上分离出许多相对独立的遗传特征，据此能够准确推断出某个北京人是满人与汉人杂交的后代，还是胡人与汉人杂交的后代，抑或是历史上其他入侵汉邦的异族与当时汉人杂交及多种民族混合杂交的后裔。

### 三

太阳无力地朝四边坠去，它挂在树梢上渐渐变大的轮廓黯然失色地占满了我的倒后镜。吉尼斯世界纪录早被打破，但我仍然蹒跚倒行在亚热带金黄的暮色之中，口里操了无数次吉尼斯公司的Mother。按照合同，这个背信弃义徒负盛名的公司，那天中午北京时间一点整就应该在东经九十九度与北回归线的交点上举行记者招待会，证明暨庆祝倒行运动一项新的世界纪录的诞生，可他妈那时连个鬼影都没有。

也许全都迷了路？！我想，反正所有晚报都已经发排，

没有我破世界纪录的消息损失最大的自然是读者而不是我，当天的头条电视新闻毫无疑问又是一批老年儿童排排坐的会议镜头。

就让印度那小子再得意一个晚上吧。

傍晚是倒行者感觉最混乱的时刻，你分不清自己的运动方向，举步维艰，因为这个时候你不能倒行了。你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我的背后就是后方，我的正面就是前方，否则，你就会摔倒在地，或总在原地打转。

我终于在亚热带丛林神秘莫测的夜色中恢复了正确的方向感。

明月如烨，远处一条大河锦缎般蜿蜒伸向环宇，流星无声地坠落，河岸上一棵高大浓密的古榕兀然而立，亚热带静谧的皎月之夜恍如梦幻。

不久，大约离古榕七百米远的一座小山上出现了一顶帐篷，这便是我的杰作。直至多年后的一个正午，我才恍然领悟到自己今生遭受的一切灾难和渊薮，都发源于这顶帐篷今天安搭的位置。

我的帐篷其实是我的背囊演变的，一物多用，这是珠江三角洲一位农民发明家的专利，简直妙不可言，所有野外生活的必需品都备给了你，总共不过五公斤。我实在太困了，在倒行日记上草草写上几行字便关掉应急灯钻入睡袋中。一个吉尼斯公司赞助的红外线报警器搁在我的耳边，半径二百米之内任何猛兽的出现它都会将我唤醒。我料定第二天一早我醒来之前，大批记者已经包围了我的帐篷。

我在亚热带丛林动荡不安的月色下渐渐发出了鼾声，一

个荒诞离奇却又铁一样真实的事件就在河岸上兀然而立的古树下发生了，而我却在梦中。说句老实话，像我这种真正对既往一切能够稍作明智结论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多半是个糊涂蛋，因此，那时我即便头脑清醒也不可能立即明白事情的重要意义。令人可笑的是，许多人不承认这一点。人们都以为，自从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以来，地球上已经不再有什么奇迹，科技的发展早令一切井然有序，未来事件完全按照托夫勒之类的预言家们所描述的方式诞生，科学成了一切事物存在的唯一根据，结果许多毛茸茸的真实事件不幸地被判为神话。

不管你是否相信，那天晚上我在梦里的确惊天动地举世瞩目，美丽动人风情万种的嘉娜拨开记者一头扎入我的怀里，我在热烈如火的鼓乐声中蓦然惊醒。

我踢了一脚毫无反应的报警器拿起匕首木棍狼狈不堪地蹿出帐篷，数以千计赤身裸体的长尾人集合在古榕树下神秘壮观的景象蓦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紧踩鼓点手足舞蹈，篝火将晃动的股胫映照得鲜红透亮意味深长，一根根长尾高高竖起，末端赤黄浓密的毛缨葵扇般展开，庄重而又华丽。鼓点在一阵急剧加速之后忽然变得缓慢深沉，长尾民族的青年男女自然捉对而抱，难解难分。

毫无疑问，我眼前展现的是一幅原始民族的集体交媾图。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我的大脑开始清醒了，我的理性却仍然沉睡在梦中，只觉得浑身躁动不安，甚至在长尾民族狂放挑逗的鼓乐声中失去了自制力，双脚无法抗拒地朝他们走去。

缓慢深沉的鼓点渐渐变得轻快起来，围观的老人和儿童

和着鼓乐的节律齐声呐喊，亚热带河岸神秘的夜空在雷鸣般的吼声中摇摇晃晃，这一切都由场内一位白发长者手中的木杖指挥。长尾民族仪式化的性行为在鼓乐的调动下统一转变为另一姿势。这种姿势转换的高度一致性，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这正是他们的社会形态的特殊本质。

就在这种神奇的性方式统一朝第三种姿态演变时，我差不多已经来到他们面前，也许这正是我今后多次逢遭厄运的第二个关键性错误。但是白发长者手中的木杖具有神奇的魔力，鼓乐在它的调动下营造出一个令人心旌摇曳的强大氛围，我孤寂难熬的生殖系统在魔杖的挑逗下渐渐接近高潮，就在这美妙无比的关键时刻，所有的喧闹声戛然而止，亚热带丛林动人的皎月之夜刹那间复归宁寂。

他们发现了我！

#### 四

东方教授对人体的疯狂热情终于有一天让他的女儿险遭不测。

那是初冬的一个清晨，阳台上一束懒散的阳光爬到师姐的乳罩上，然后将她粉色的底裤染成淡红，东方家冷落的大门这时忽然被人敲开，来者自称是一百多年前英国入侵者与广州人杂交的后裔。东方教授兴奋异常，在他看来，侵略者的奸淫本质上就是非法进口人种，眼前站立的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标本。

不料来者居心叵测，他在上门之前已对测量过程了如指掌，就在那根梨木手杖顶在他尻骨上时，他突然赤身冲出书

房，将教授反锁在内，然后向客厅里等候结果的嘉娜扑去。

我听到师姐被人追逐下的惊呼乱叫。

那天我想问教授我何时可以进行客家迁徙史的研究，师姐的惊叫传出门外，我冲入东方家时，一位赤身裸体的大汉已将她压在身下，一双淫手正狂乱地撕扯她的衣裙，教授的梨木手杖在书房中敲得咚咚作响。我举起茶几上的热水瓶朝那家伙头上狠狠砸去，那具粗壮的身体立即昏瘫在师姐的怀里，她将他推开，掩面直奔自己的闺房。从此，所有测量男性体的任务便不幸地落到我的肩上。

我偶然还能接触到一二位身穿泳装的妙龄少女，开始觉得测量人体的活儿还颇有趣。但妙龄少女毕竟太少，而且多半由师姐接待，时间一长我就发觉，测量人体其实是一件枯燥无味的脏活。男人身上的臊味令我觉得恶心。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测量男性人体的最后一道工序为什么总是教授自己单独进行。有一次，教授和一位神情诡秘的家伙从书房出来，我看见师姐在卡片上打了个奇怪的记号，不久这张卡片便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后来情况越来越糟，我一嗅到男人的体臭就开始肠胃痉挛，臊气重者能令我当场呕吐。教授对我这种过敏反应却大加利用，竟然要我将各种体臊分门别类，并在卡片上增设体臭一栏，要求我每次测量之后都填上对方的体臭等级。这实在是一项令人作呕的工作。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同样一种气味，在少女身上就是体香，而在男人身上便成为体臭。这时东方家的门铃响了，师姐正要开门。等等，教授说，他让我隔门嗅一下，是男还是

女。我说女的。一开门，大家都吃一惊，门口站着一位女孩，竟然十分漂亮。

“我叫安菲菲，”她自我介绍说，“中文系一年级学生。”

这天晚上教授颓唐地坐在轮椅上，愤怒地瞪着我的鼻子不再说话。我的鼻子无意中向他的权威挑战。不久，我就能根据体臭辨别出三十个不同民族。我的成功证明了教授过去几十年工作效率低下，但这决不是我的本意，我早就厌倦了像猎犬一样在别人身上嗅来嗅去的工作。

三天之后，东方教授终于同意我开始客家迁徙史的研究，条件是我必须完全按照他的研究计划去做。

我出生在远离先祖的粤东盆地。那天晚上，父亲叫我到河里洗澡，然后掌灯领我上了阁楼。我看见一只古罐在油灯下闪着哑光，父亲揭开它时神情庄重，罐底铺满干燥的谷壳，上面孤放着一捆大红缎子。当父亲青筋暴突的双手将大红缎子层层剥开时，我们岳氏家族一千六百年风雨飘摇的历史就展现在我的眼前。八卷族谱在似水流年中变得纸脆页黄，但西晋永嘉之后的金戈铁马却在我耳边铮铮作响，我看见千年烽火正在天边熊熊燃烧，匈奴汉周大军已将我中原城池团团围困，城中军民水竭粮尽之后决心以身殉国，但愍帝司马却贪生怕死，他下令大开城门。残阳下，他袒露胸臂口衔玉玺步履蹒跚地朝城外走去，右手牵着羔羊左手拉着棺木向敌人投降。匈奴国王命愍帝身着奴才青衣，宴时行酒洗爵，猎时如犬前驱。我灾难深重不甘奴役的客家先民于是毅然收拾行装，一次又一次向南开始了十多个世纪的漫长迁徙。

我家的族谱历经万劫之后已经变得残缺不全。其中第一



本前半部和第五本的后半部已经完全丢失，谁也无法知道岳氏家族一千六百年前离开中原时的准确地点和时间。但是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们都深信，岳氏家族永劫不复的厄运是因为当年仓猝离开中原时没有将祖上的骨殖一齐带走，因此，一代又一代的岳氏族人都决心重返中原祭拜祖先，让我岳氏家族重获先人庇护。

昏暗的油灯下我看见父亲皱纹密布的脸上刻满了千年的苦难，从此，我心中的屋檐下便响起了古远的钟声。

多少次我驾着梦中的彩云返回万里之外的故乡，在先人的坟头上添一层新土时，我的返祖之梦总是在族谱的断章残页中猛然惊醒。我知道，只有理出一部完整的客家迁徙史才能找到中原的祖居之地，这便是我投在东方教授门下的真正动机。

## 五

时间在数以千计赤身裸体的长尾人与我之间迅速膨胀——不可名状的沉默！

我忽然想起师姐一再要我小心提防东经九十九度与北回归线交点附近那个吃人部落的忠告。莫非猎人首级的就是眼前这些人？一种无法抑制的恐惧骤然袭上心头，完了，我对自己说，此生完了！

我敢发誓，我决不是那种看见危险便抱头鼠窜的孱种，那时的贪生怕死实在迫于无奈。你想想，在我经受一千多个日夜熬煎创造的世界纪录公诸于世之前，难道我愿意让这七尺之躯成为野蛮民族的一顿美餐？我企望用手中的匕首和木